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Biographical Materials of Wang Bo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公開日: 2004-09-3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山川, 英彦, Yamakawa, Hideh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738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王勃伝記資料集

山 川 英 彦

王楊廬駱と称される初唐四傑の一人、王勃の交友関係を調べるに当たり、関連資料をまとめたものがあればと思いい稿を草した。すでに先人の成果の中にも類似するもの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自らが求めるものといささか趣旨を異にすることから敢えて本稿を作成することにした。なお該当記事掲載書の掲出の順序は四部分類に拠り、引用に際しては活字本があるものは活字本を底本として使用した。また書名及び引用文は可能な限り旧体字を用いるようにしたが完全には徹底していない。

〔史部〕

『舊唐書』卷百九十上「文苑傳・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

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諡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

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勳、勳、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鬪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時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勳、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勳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勳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勳坐與耀善、并弟勳並伏誅。

勳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勳、勳官位。

福時、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勳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

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聰衆、

於推步曆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眞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

周易發揮五卷 王勃撰。

次論語五卷 王勃撰。

王勃集三十卷

『舊唐書』卷八十四「裴行儉傳」

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

『同』卷百九十上「文苑傳·楊炯」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舊唐書』卷百九十中「文苑傳·劉允濟」

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

『新唐書』卷二百一「王勃傳」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

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尤喜著書。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眞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人千歲曆。

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

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助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

初、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蚤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王勃周易發揮五卷

王勃次論語十卷

王勃千歲曆卷亡。

王勃集三十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新唐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

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新唐書』卷百二十三「李嶠傳」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舊唐書』卷百九十中「文苑傳·劉允濟」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

『大唐新語』卷七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剋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勳、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勳、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同』卷八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盧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唐語林』卷二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爲腹藁也。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同』卷五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士德惟新賦、卽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鄙、介二公焉。

『唐才子傳』卷一「王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祥道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聞之、怒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恐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婿作記、以誇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爲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舉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時年二十九。

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稿。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於世。

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

非相乎。

『同』卷一「楊炯」

炯博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四才子、亦曰四傑、効之者風靡焉。炯嘗謂、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愧盧前、謙也。

『唐登科記考』卷二

麟德三年

幽素科十二人 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郭敬同、王勃。

『郡齋讀書志』卷四

王勃集 二十卷

右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材、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爲諸王作鬪鷄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爲交趾令、勃往省、溺海卒。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有劉元濟序。

〔子部〕

〔封氏聞見記〕卷四「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隨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限、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隨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爲二王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隨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鄙、介二公焉。（案、文中「隨」字、皆當作「隋」）

〔類說〕卷十一「太公遇文王贊」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贊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同〕卷二十五「點鬼部算博士」

王楊盧賂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賂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同〕卷三十四「滕王閣」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矣。

『西陽雜俎前集』卷十二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朝野僉載』卷六

唐廬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于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廬、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

『雲仙雜記』卷二「圍棋奪造化」

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碁天洞覽)

『同』卷九「心織筆耕」

翰林盛事曰、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北里志)

『太平廣記』卷百十二「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卽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出紀聞）

「同」卷百七十五「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于滕王閣。時帥府有婿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同」卷百八十五「裴行儉」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廬照鄰、駱賓王、并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爲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并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調選、遂爲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出唐會要）

「同」卷百九十八「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点竄。時人謂之腹藁。（出談藪）

「同」卷百九十八「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于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出朝野僉載）

「同」卷二百四十九「王福時」

唐王福時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勳、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福時及婚崔氏、生子勃。嘗致書韓父曰、勔、勳、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出御史臺記）

「同」卷二百五十九「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學。博士姓張、卽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懵于時事。畜一雞、呼爲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經、輒集于學徒中。或攖破書、比逐之、必被噴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爲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爲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卽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索案來。見鷄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鷄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爲實。故知耽玩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

何古人號爲愚儒、朴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同〕卷二百五十九「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明鈔本勃作勵）試之。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出御史臺記）

〔同〕卷二百六十五「盈川令」

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以神童舉。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嘗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以爲然。（出朝野僉載）

〔集部〕

〔王勃集〕「楊炯序」

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有周、濬啓大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播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聞風覩輿、起予言唯。揣摩三古、開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父福時、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縣令、爲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綜六藝以成能、兼百行而爲德。司馬談之晚歲、

思弘授史之功、揚子雲之暮年、遂起參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辰奇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傳。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朞月、懸然天德、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辭無所假。幼有鈞衡之略、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奇士、徵爲侍讀。奉教撰平臺鈔略十篇、書就、賜帛五十匹。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奇之胎蠻。考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辭。每有一文、海內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絕人、希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參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焉。友人陸季友、時爲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乃求補虢州參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沈迹、就養於交趾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觀覽舊章、翱翔羣藝、隨方滲漉、於何不盡。在乎辭翰、倍所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廬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聘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辭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鑿、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纒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辭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擇。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

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爲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氣、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豈可得乎。君以爲摛藻雕章、研幾之餘事、知來藏往、探蹟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應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響像天人。每覽韋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爲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有太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於是窮著蔡以象告、考爻象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祕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詰訓。仰貫一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爲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觀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志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爲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陳羣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有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養空而浮、賈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沒而不朽、君子貴焉。豈勛及勳、磊落辭韻、鏗鉤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勛、總括

前藻、網羅羣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沒、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宏辭說。潸然孽涕、究而序之、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全唐詩』卷五十五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孫。六歲善文辭。未冠、應舉及第、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斥之。勃既廢、客劍南。久之、補虢州參軍。坐事、復除名。勃父福時、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八。勃好讀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勃有集三十卷。

『欽定全唐文』卷百七十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未冠、應幽素舉及第、授朝散郎。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是時諸王鬪雞、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覽之、怒斥出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既懼事洩、殺達滅口。事覺、當誅、會赦除名。上元二年、渡南海、墮水而卒、年二十八。

『唐詩紀事』卷四「長孫無忌」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譎、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鬪鷄、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鷄、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結之漸。卽日竄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於是迴波艷辭、妖冶之舞、作於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同』卷七「王勃 勳、勳」

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勳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行儉曰、勃等雖有才、然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炯頗沉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勳晦日宴高氏林亭詩云、上序披林館、中京視物華、竹窗低露葉、梅逕起風花、景落春臺霧、池侵舊渚沙、綺筵歌吹晚、暮雨泛香車。

勃爲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初不加點、時謂腹藁。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語、至今稱之。其詩甚多、如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上巳云、綠齊山葉滿、紅曳岸芝銷。九日云、蘭氣添新酌、花香染別衣。又詠風云、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入洞戶、卷霧出山楹、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最有餘味、真天才也。

勳、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執管授、一時俱畢。

勃爲沛王府修撰、時諸王鬪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情山曠望、

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爲州參軍、坐罪除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勳、勗以事坐誅。

『同』卷八「邵大震」

九日登玄武山旅眺云、九月九日望遙空、秋水秋天生夕風、寒鴈一向南飛遠、遊人幾度菊花叢。盧照隣和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鴈天。玄武山在今東蜀。高宗時、王勃以檄鷄文、斥出沛王府、既廢、客劍南、有遊玄武山賦詩。照隣爲新都尉、大震其同時人也。

勃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同』卷十「劉允濟」

允濟、字允濟、河南人。少與王勃齊名。垂拱四年、明堂成、奏賦述功德、除著作郎、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同』卷十「李嶠」

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與駱賓王、劉光業齊名、相中宗。其仕也、初與王勃、楊盈川接踵、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獨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全唐詩話』卷一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譴、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鬥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鬪之慚。卽日竄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於是迴波艷詞、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韻語陽秋』卷十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予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謫交趾、豈得爲孝乎。

『同』卷十二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於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於神仙者。是以登葛幘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歎哉。

〔叢書部〕

『說郛』卷六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